

东山少爷

魏远峰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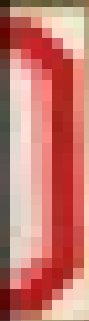
中国文联出版社

東

山

少

亭





东山少爷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山少爷 / 魏远峰著. -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4. 5

ISBN 7-5059-4660-9

I. 东… II. 魏…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39450 号

书 名	东山少爷
作 者	魏远峰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010-65389152)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沙 漠
责任印制	沙 漠
印 刷	北京市地矿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248 千字
印 张	8
版 次	2004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59-4660-9/I·3639
定 价	22.00 元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请登陆我社的网站 <http://www.CFLACP.com>



目 录

咚咚咚·锵锵锵	(1)
泽火革·火风鼎	(3)
水中鲤·天上雁	(6)
话匣子·亡国音	(8)
天崩葬·屎倒霉	(10)
五星旗·满街飘	(13)
托托托·摇啊摇	(15)
趟枕门·老照片	(17)
游荔湾·因且果	(20)
假错郎·生错仔	(22)
忆龙舟·惜车站	(25)
陈塘风·珠矶月	(27)
他原来·中意摇	(30)
好熟悉·很陌生	(33)
闲到烦·搵事做	(35)
最卑劣·最无奈	(38)
哦哦哦·福禄贵	(41)
疑且惑·泪眼真	(43)
心一颗·声两个	(46)
东山堂·石室堂	(48)
小影像·推背图	(51)
恤孤院·生姜花	(53)
七巧节·节蹊跷	(56)

鬼且怪·想逛街	(59)
鬼节里·鬼缠身	(61)
莲花山·狮子塔	(64)
山山山·好河山	(67)
正讲话·出事了	(69)
杨家祠·宣命令	(71)
红花红·黄花黄	(74)
漆黑夜·流萤飞	(76)
瘦狗岭·百花冢	(79)
中山堂·红棉树	(81)
因女孩·因弹坑	(84)
紫洞艇·黑头发	(86)
百不满·忧千年	(89)
忆少年·恐且惧	(91)
油灯碎·是嫌她	(94)
光孝寺·拜佛祖	(96)
思惠能·想娘亲	(98)
算命瞎·挺明白	(101)
逍遥梦·最易醒	(103)
车前马·马前车	(106)
姨妹夫·很可爱	(109)
一担挑·新词典	(111)
东湖水·映月光	(114)
月饼圆·人脸长	(116)
那封信·定佳期	(119)
好命婆·长舌妇	(121)
八八席·子孙桶	(124)
上猴山·被猴耍	(126)
神案前·神不定	(128)
梦乡里·怕娶妻	(131)
玉兰树·做扁舟	(134)

有幅画·闪心底	(137)
冬至日·他生日	(139)
太爷鸡·老鸡婆	(141)
狗男女·黑夫妻	(144)
看一眼·吓一跳	(147)
嫁扁担·扛着走	(149)
苦命女·泪世界	(152)
自己的·别人的	(154)
花市花·面上花	(157)
年饭香·桃花红	(159)
出嫁女·覆地水	(162)
小铁树·开了花	(164)
分光岭·冰样冷	(168)
大哥啊·你好吗	(170)
斗室小·太阳大	(172)
老父亲·神秘人	(175)
突然间·蒸发了	(177)
物依然·人依旧	(179)
二妈贤·地道暗	(182)
满口金·殉了葬	(184)
骄宠乎·遗弃也	(187)
忆娘亲·麻石巷	(189)
父子情·若唱戏	(191)
母爱荒·眼神锐	(194)
小莲蓬·药引子	(196)
亲兄弟·父子兵	(199)
自梳女·不落家	(201)
邓婶歿·孝布条	(204)
娘亲啊·亲娘亲	(206)
老战友·情切切	(209)
陶陶居·讲古声	(211)

忆父亲·好无奈	(214)
回广州·未谋面	(216)
上高楼·知真情	(219)
愚娘亲·旺夫命	(221)
权与势·迷情药	(224)
家姐靓·嫁美国	(226)
揣着梦·当国军	(229)
烂苹果·吃不得	(231)
给弟弟·加引号	(234)
缘分厚·亲情薄	(236)
弟处事·有两套	(239)
流言乎·事实乎	(241)
悲情雨·沙沙响	(243)
感谢他·赐原罪	(246)
如果我·那么他	(248)

时间：1949年10月15日
地点：广州维新路军管会拘留所
人物：邝传生

咚咚咚·锵锵锵

或许是我想起了，昨天下午6点钟，那声轰天巨响。声响和它的回声，持续了好长时间，实在够可怕的。大约因为它，我才做了刚刚的梦，梦见我当时在桥上——那个大铁桥上，远远看上去，桥就像个扁铁笼呢。可上了桥，就像是进入铁笼子了。我跑也跑不动，钻也钻不出。我看见那些人，往铁架上绑炸药，布置长长的电线，还有电话机似的引爆装置。我跑呀，跑呀，后边轰隆响了起来——那个惊梦，让我惊恐万状！

我使劲睁了下眼睛，眼睑挣扎着要分开，揪得我眼皮生痛，我还是使劲分开了它们。阳光像我睁眼时，才蜂拥而至的。后墙上黑灰色的小窗，是阳光的起点，太阳与地球的相对角度，确定了穿行轨迹。它们飞扬着笑脸，野蛮撕裂黑暗的肉体，在冰冷坚硬的黑暗中，生生打出光亮的隧道。一些细微尘埃，在透亮的光柱中飘忽着，像数不清的孑子，在水中翻着眼头——它们自由得让我嫉妒！直到被丢进这间小屋，我才知道，自己只是一条，被海潮抛弃了的鱼儿罢了。

阳光在地板上，裁出一方扭曲了的清白——它们的清白，并不能刷洗出我的清白。我能想象出，无穷无尽的鄙夷和嘲笑，大肆弥漫着。连铁栅门后，那只结满尿垢，盛满黄汤，臭气熏天的马桶上方——几只苍蝇在作飞翔表演，画着秩序混乱的弧线，嗡嗡嗡——它们在嘲笑我？或许就是的——嗡嗡嗡……你看看，连邝传生都有了今天……哈哈……你看看，邝传生那家伙也有了今天！

我隐隐约约听见，咚咚咚，锵锵锵，锣鼓喧天的声音，伴随穿窗而入的阳光，均匀飘散进来。能想象出，街上正上演着，中国式的热闹。高兴的人，咧开大嘴，傻乎乎地笑。不高兴的人，刻板生硬的脸上，写满怅然。更多的人，站在远处，痴愣愣，瞪视着，空洞而疑惑。

之所以由锣鼓声，想到这些，是因为我昨天在车上——从家里把我挟持出来，就要给我戴那个东西。我说不要戴了，我不会跑。我干吗要跑？我既没有杀人，也没有放火。

两个人，一左一右，拉着我。一起把目光聚焦在我脸上，看了又看，想了又想，相互看看，又想了想。终于，那个小个子，把银光闪亮，叮铃作响的家什，别在了腰上。

从新河浦的豪宅门前出发，七绕八拐向前驶去。卡车跑起来，轰轰隆隆，叮呤咣啷。司机的车技，比袜子还臭。车起步，一蹿腾多远，兔子逃命似的。换个档，齿轮嘎嘎响，连喇叭都省了，油门一脚重，一脚轻，车也就一蹿一蹿。方向盘，左一把，右一把。那台车，简直成了醉生梦死的酒鬼，一脚深，一脚浅，走在路上。这破烂装备，是怎么把国民党打败的？我想。

中山四路，算是顶热闹的地方了，显然比往昔冷清得多。那些骑楼，少许有些零乱，有的骑楼上，还有些弹痕。街上挂满了硬招牌、软幡子。招牌高悬长空，什么“沧州林记古斋园”、“和记正地道药材”、“陈永昌记洋磁”。那些镶了牙边，或没镶牙边的幡子，什么“正安押典当行”、“李记洋货白牙粉”、“顺隆钱银化换”、“东昌隆各港海味”、“许彼德牙科诊所”。幡儿在蹿街风中，悠来荡去，漫不经心。

游行人群挡住了去路，车陡然停下来。

我看了看，知道是到了永汉路了。中国人就是奇了怪了，路名都喜欢和政治勾结。我听父亲说过，原来叫永汉路，是因为附近原来有条“永清路”——是大清朝的官员取的，不知道是说永远是清朝的疆土，还是说大清朝是永远的？反正，现在看来，那都是胡扯淡。也不想想，哪会有永远的王朝啊！

看见永汉路标牌，让我突然想到了胡汉民，想到了他穿着长袍，戴着眼镜的斯文模样。别看他风度翩翩，举止儒雅，脾气可大着呢！与人下棋，刀光剑影，难解难分。他稍微占些上风，他饶有兴致地玩着手中棋子，满脸胸有成竹志在必胜的神情。

突然，对手“啪”地一声，把炮打在他的车上——把车给吃了，他脸色当时就白了，红了，青了，黑了。“明车暗马……”他用手一指对方——很快他就捂住了胸——脑溢血。他死后，这儿又叫“汉民路”了。大约前几年，又改了过来。

我伸长脖子，放眼过去，昔日商务繁忙，人流熙攘的永汉路，今天更是水泄不通，黑压压人头攒动。横在街那头的省财政厅大楼，大楼中间的圆顶，矗在阳光下。只是，圆顶正中，原来贴青天白日徽章的地方，只剩下秃刷刷的轮廓。门前两只石狮子，被人遮挡住了，我使劲看了看，也没有看见。

人们忘情舞动着，锣鼓声震耳欲聋。女人们，胭脂涂得像猴腩，一坨坨大箩筐般的屁股，在左右前后扭动着。到处是赤、橙、黄、绿、青、蓝、紫，五颜六色的旗子。看上去，很晃眼。

忽然，我看见了竖在人群头顶的中山遗像，他那撮小胡子，棱角分明，神情冷峻，目光坚定，静静看着狂欢的人群。他照片后边，是另外一张照片。那人慈眉善目的，脸上笑逐颜开，眼里笑意朦胧，下巴颏儿圆圆的。他那副面相，很难让人联想到打仗，也很难让人相信。他是个善于打仗的人——不过，可我听父亲说过，毛泽东就是个喜欢，并善于打仗的人，是个听说战争，就精神抖擞的人。

我又看了看中山先生，他老人家，被人举着，缓缓向前移动。毛泽东的像，也在向前，缓缓移动着——耳朵里什么都没有了，只剩下：咚咚咚……锵锵锵……

泽火革·火风鼎

是邝传生的末日？

还有谁？

还是谁的——末日？

看透不说透，说透不是好朋友，你心里知道就行了。大家都知道，要是比这再早些，提出这个问题，弄不好要杀头的。可现在，我不担心了，我又有了别的担心。

革命、革命、革命——在小屋内，看着金光灿烂，浮尘滚动的光柱，呆呆发愣的我，竟然想到了这个伟大词语——当年国民党人革满清的命，现在共产党人革国民政府的命。想来想去，觉得革命这个东西，真

是蛮奇怪呢！每次革命，人们都会说，被我们打破的，都是坏东西。父亲曾经说过，共产党人，是很善于革命的，对革命宗教般狂热。究竟他们多善于革命，我也说不太清，有些东西是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我是个带点儿玩世不恭性格倾向的人，不善于思考高深莫测的问题。

想着，想着，我心底涌起些隐隐疼痛来，为何作痛？为谁作痛？心痛比肉体疼痛还要难忍受些，我、我毕竟曾经是其中……毕竟和它有着某种精神亲缘，毕竟不愿意它，可我就是不愿说出它——还用再说吗？

如果你非要我明确说出来，我会让你失望的，我不会那样做，你最好凭智慧去想吧——朋友，你不要再逼我了，就看成是一个时代的末日吧！

北平那边，共产党人已经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毛泽东那口湖南腔，由收音机里啾剥的电流声伴奏着，总让人听不太清楚。不管听不听得清，不管夹杂其中的电流声，多想喧宾夺主，却无法改变一个事实：

一个时代的末日来临了！

真没想到，短短几十年，江山就像个充满空气，却正在泄气的气球，越缩越小、越缩越小、缩成只皱巴巴的瘪囊，有气无力地静躺着，然后，共产党人来了，心安理得地把它捡起来，笑逐颜开地装进口袋里。

我就是想不明白，中央社播发的那些消息，为何还在振奋人心，鼓舞斗志——或许并不是播音员厚颜无耻地吹牛，或许分析的也头头是道——我们还有几百万大军，共军并非绝对优势；我们是全副美式装备，七拼八凑的共军，最好的装备也无法和我们相比；我们的美欧友邦……中共在国际上不仅孤立无援，而且是个非法存在。总之，当前失利是暂时的，胜利最终是属于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

去年三月，南京行宪国民大会上，喊出了用几个月时间消灭中共的口号，“国民政府勘乱动员委员会”由孙科负责，重组力量，发动进攻。到头来，又怎么样呢？我不知道，共产党人是怎么回事，越战越勇，越打越来劲，越打越顺手。去年9月，到今年初，短短百余天：

辽沈陷落——

淮海陷落——

平津陷落——

南京陷落——

一路陷落——

还是中央政府的同志远见卓识，在2月初就提前搬到广州来了，中央党部和行政院都迁来了，好像首都南京，是让给共产党了！

还在喊口号！

在这个口号喊得炉火纯青，登峰造极的年代。早期时，我坚定不移地相信，后来我半信半疑，再后来就听累了，也就懒得答理，更懒得相信了。由他们说去吧，由他们分析去吧，由他们吹牛去吧，由他们自欺去吧，由他们欺人去吧——反观过去，回溯而上，刨根问底，天日昭昭之下，谎言不攻自破。

你要是有时间，仔细想想那套口号，会觉得十分可笑。反正说大话，也不用上税，大家闲着，也是闲着——一夜之间，“解放区的天是明亮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边区政府爱人民啊，解放军的恩情说不完哪……”的歌声，早已响彻广州了！

就这点，你就得佩服共产党！

你看看，人家写的歌曲多煽情啊！那天早上，当这歌儿响彻云霄时，当它们第一次，按照音乐逻辑进入我耳朵时，我心中都隐隐约约涌起，一阵热爱共产党的冲动。那旋律、那词语愣是撩拨得你心中温温的、痒痒的，你说可怕不可怕！

广州沦陷了——他们叫解放了！

一个时代，就这样结束了！

我深知，人的命运，连通着时代。一根脐带，把精神、血脉、养料、水分、高尚、卑贱、幸运、灾难、笑声、哭声、爱心、贪婪……输送给每个人——在高尚时代学习高尚，卑贱时代接纳卑贱，幸运时代享受幸运，灾难时代承受灾难，笑声时代纵情欢笑，哭泣时代泣血涟涟，爱心时代播撒爱心，贪婪时代表演贪婪——时代，就像播种者，把它林林总总的特性，播种到人的命运中。

父亲说，共产党人，整天吵着要“革命”，他们懂不懂什么叫革命？一群土包子！

我问，那么，你说什么是革命呢？

父亲说，《易经》中有个“泽火革”卦，还有个“火风鼎”卦，都有变革的意思。前者更倾向于革去旧的，后者则倾向于推出新的。正所谓革故鼎新！我们推翻满清政府，就是革故，建立国民政府，就是鼎力新。

不过,我很快对他那子乎者也,失去了兴趣。我也实在懒得去想这费脑伤神的问题。于是,我说,什么革故鼎新?说到底,就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你方唱罢我登场。我的话,前言不照后语,像孙悟空翻筋斗,不讲逻辑。差点儿,把老头子气得吐血。今天想来,那话竟比谶语还灵验——预见国民政府的命运。如此说来,我还像是通灵了呢!

水中鲤·天上雁

方寸大小的小屋,被无声无息、无动于衷、无处不在、无孔不入、无坚不摧的鄙夷、嘲笑包围着。我无时无刻不处在无能为力、无可奈何、无中生有的烦恼和恐惧中。我很清楚,嘲笑往往不仅表现在,鄙视人的今天,更饱含着嫉妒或仇恨人的昨天——在茫茫人世间,今天的花儿和刺儿,都是前天耕耘,昨天播种,才有了今天的结果的!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种下葵藜,就别指望收获鲜花,种下仇恨,就只能收获烈火了!你信不信?

是的,我们必须尊重事实——其实该说服从事实!因为,事实是不会勉强你尊重的,你尊不尊重它,它都平心静气摆在那儿,任何人的有意弯曲,或无意伤害,都不能损其毫发,它像某种深谙道法的智者,无为而刚强。是的,人的今天,就是昨天的果,而人昨天,就是今天的因!没有无因之果,也不会有无果之因!

昨天吗?

昨天,无聊透顶的昨天。

当晨光逃离黑暗,从遥远的地平线下飞翔起来,扑向寺贝通津的我家院子时,我们家红砖碧瓦的别墅,正掩映在绿葱葱的树木之间。院里的茵茵绿草,也在迎接阳光。水池里,一尾尾锦鲤疲惫地游动着,那条尺余长的亲鱼带领着它们,睁大警觉性十足的眼睛,张皇地等待着某种不祥的到来。

想起了鱼,我就想起了水——水也是可以倒流的,傻愣愣坐在江边,堤岸上风光很美。我不知在惋惜什么,无缘无故就惋惜起来。江水

迅即倒流着，我从来不知道，江水还会这样。要不是漂浮在水面上的树叶，快速平静地向西漂去，我又怎么会知道，江水还会倒流呢？可是，要不是她……？我又怎么会到江边？江水无声无息地倒流着，听不见潮声，水面上的树叶，嗖嗖向西流窜。我的影子悬浮水中，江水推来搽去地欺负它。

堤两边是盘根错节，根须倒垂的榕树，它们静静仁立着，像历史感深厚的老人。它们就那么站着，笑看时而正流，时而倒流的江水，一看就是几十年，心平气和。远处，火一样的木棉树上，开着红艳艳的花儿，和沧桑的榕树，遥遥相对，交相辉映。红红的花儿，像极了她的脸——那时，我就无中生有地看见了她，她的影子同样悬浮水中，两个影子重叠得厉害。她很漂亮、很迷人，倒流的江水，把她的笑容弄变形了。于是，她的笑脸，便涂抹上了朦胧神秘的色彩——散发着难以言说的诱惑。我心中涌动着江潮般的冲动，我不知道心底的江潮会不会倒流。我突然想到，她已经结婚了——她的影子倏忽间无影无踪了，我愚蠢地四下张望着，寻找她水中的倩影。

她干什么去了呢？

她呢？——她在家，忙忙碌碌操持家务，跟老公絮絮叨叨说着什么，与老公在惊天动地地做着什么——一些毫无道理的酸溜溜感觉，浮云般飘弋过来……我想起来了，那是个梦。

我抬头看了看，在阳光中飘飘忽忽，渐散未散的晨雾，又低头看了看，水池中灰黄浑浊的水，那黑灰色皱巴巴的枯萎莲叶，还有蔫兮兮萎缩成瘪囊的莲蓬——它以认罪服法的姿态，深深低下高昂的头颅。我也不明白，它们究竟怎么了？

站在院子里水池边，一群大雁将要从我们家上空经过。

它们从遥远的蒙古大草原飞来，排成整齐的雁阵，呱呱呼叫着，飞来遥远的南方。一路上，它们已经听到了，无数隆隆的炮声和乒乓的枪声。看见装在弹壳中的火药，被撞针击燃的底火引燃，喷着愤怒的火舌，把弹丸推向仇恨。看见蓝蓝的硝烟，带了些硫磺味儿，从蓝幽幽的枪膛里飘散出来，再悠悠忽忽飘散开——还看见无数饿殍遍野的场景，骨瘦如柴的娘亲，用瘦削孱弱的手臂托着婴儿，婴儿干燥青黑的嘴唇，蠕动着在娘亲像空袋子般的乳房上。娘亲的乳头，挤出果肉的紫葡萄皮般苦涩，婴儿觉得自己的食欲，受到了嘲弄和欺骗，嗷嗷嘤嘤地哭出来。

凄厉嘹亮的哭声，穿过金灿灿的阳光下灰蒙蒙的天空——声音刺激了头雁，它也凄凉地悲鸣了一声，雁阵里一呼百应，呱呱叫了一阵，急速扇动翅膀，空气从翅羽缝隙中挤过，发出呼呼的声音。

临近广州了，它们看见，广州城外大大小小的路上、宽宽窄窄的河边、大小不一的林子内外，一切可以行走的地方，一排排一队队士兵，正唱着歌儿逼近城边。间或也有零散的逃难人群，向着四面八方散漫地行进，他们用好奇的目光，看着那些与他们反向行进，意气风发的军人。间或有零星枪炮声，从遥远的城中传来，行军的军人像没有听见一样，依然雁阵般向既定方向挺进。连逃难的行人，也没有多大反应，好像枪炮声是家里的柴、米、油、盐、茶。

那群大雁，飞到我家院子中央，水池的正上方时。头雁由于心里放松，或是生理上的问题，不可自抑地抛下一泡粪便。和它同样心情，并有着类似生理问题的大雁，亦步亦趋地跟着做了。

几泡粪便从高空，加速度坠落下来——那时，我刚起床。很长时间没上班了，躲开了官场上的人是人非，明争暗斗。远离了商场上的你死我活，抢掠豪夺。纵然，这让我的官宦仕途，商战功勋，陷入停顿。纵然，我必须每天闻着，檀木家具迂腐的香气。然而，这些并不影响我早起的习惯。于是，才又多了个凶恶的不祥之兆！

话匣子·亡国音

我沿着屋内的旋梯，缓缓走下来。一边用双手系着秋睡衣的细长带子，腆着睡眼惺忪的脸，走到了当屋。收音机静静端坐在紧挨墙壁的条几上，正面深红色的丝绸画儿上，千姿百态的绒菊，深深浅浅层层迭迭着。淡黄，卷曲，窄长的花瓣儿，一若往日，神采飞扬。比花瓣更张牙舞爪的，是画面上闪烁着的缕缕金线，不连贯的虚线，时隐时现泛着金光。画儿的左侧，是牙白色塑料格栅，细细密密——所有好消息坏消息，所有好听或难听的声音，所有喜庆的音乐或压抑的哀乐，都要从它那儿传出。

我把手放在圆形开关旋钮上，向右稍稍用力，微微的喇叭声、滋滋啦啦的电流声，忽强忽弱、高低无序的播音声，随即飞了出来。我把旋钮回旋些，让滋滋的电流声，稳定在我可以忍受的程度上。我把手移向调谐器旋钮，轻轻转动——终于，经历了剧烈的喇叭声，和滋滋啦啦的电流声，对我耳朵和精神的双重折磨后，我听见了女播音的声音，她用底气不足的温柔声音说着：“广东消息：胡璉率 2000 多名国军将士，围剿共匪闽粤赣支队第四支队，共匪仓皇逃离潮安凤凰圩……”

一段时期以来，总觉得中央社的女播音的声音，越来越具有某种没落的韵致了，声音里总是洋溢着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惆怅意味，散发着谁也说不清楚的颓废气息。听着她的声音，总让我想起李后主“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的词句。

当然，即使这样，也不影响我想听见她的声音。听见她那带着没落与颓废气息的声音，是每天早上要做的第一件事。当然，大约我也并没有对她的声音产生成瘾性依赖，充其量只是个根深蒂固的习惯罢了。我说了，这只是一种习惯！可是，我后来想了想，觉得她的声音和我们这代人、我们这类人——我们这些东山少爷们的命运，有着某种说不清楚的连通呢！

当时，我还是把虚幻的她和她真实的声音，毫不犹豫的丢在了屋里。因为，我到洗手间刷牙时，竟发现自来水管里的水，根本不“自来”了。我拧开了水龙头，连一大口水都没流出来，只是滴答滴答滴了几滴，每个水滴都晶莹剔透，兢兢业业反射着屋内光线。我想，水滴表面，一定映着我缩小了的怒气冲天的脸。甚至，我无可奈何的叹息，也一定吹皱了水滴上我那缩小的影像。

我在心中恶狠狠地诅咒——他妈的，这是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

自来水公司是干什么吃的？

怎么他妈的为用户负责？

我们用你们的自来水，是出了钱的。出了钱，你们就有对我们负责的义务，你们懂不懂？懂不懂？懂不懂？我在心中骂着想着，想着骂着。不自觉地从洗手间走了出来，不自觉地走到和收音机对称的条几的另一头，那头有只镀金的电话，那只用玉石雕就，沉重但精致的话筒，等着我用我白嫩得像女人的手，把它拿起来。然后，重重贴在耳朵上，